

歷史空間

楊絳百歲心不老

今年7月17日是著名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楊絳先生（老師）百歲大壽。

6月底，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鄭士生先生聯絡董衡巽、薛鴻時先生和我前往她老人家的府上祝賀。她像往常一樣，端坐在書房兼客廳的單人沙發上，見我們進來，從容地起身相迎。接過董衡巽呈上的賀卡，看到上面的祝詞「敬祝楊先生永遠健康」，她一邊表示感謝，一邊笑道：「我享受林彪副主席的規格待遇了。」一場聊天式的賀壽聚會，就這樣在談笑中開始。

不少報道說，楊先生和在世時的錢鍾書先生都反對做壽。這是沒錯的，但也不盡然。確實，他們都曾不止一次地婉拒相關單位的祝壽建議。他們一心撲在做學問上，惜時如金，不喜歡包括做壽在內的應酬活動。但是，他們對老朋友心懷拳誠，對晚輩關懷備至，日子久了總是叨念。友人、同事、晚輩平時不願打擾他們，趁節日或借壽誕來拜望，他們的大門總是敞開的。我就看到，錢先生健在時曾欣然接受老友和司機送來的祝壽花籃。今年2月，我還看到楊先生客廳裡擺着兩籃火紅的鬱金香。她笑着說，這是一個「小情人」在情人節那天送來的壽花。她所說的「小情人」，據說是一位十分崇敬她的青年學子。

我們四人均為晚輩，但因都曾與楊先生共過事，對她一直以「先生」相稱。董衡巽年長幾歲，我們稱他「老董」，楊先生也隨我們這樣稱呼他。遵照錢楊兩先生的為人之道，我們前來只是拜望，沒帶什麼像樣的賀禮，只有一份真誠的健康永駐的祝願。而楊先生卻以豐盛的瓜果招待我們。我們吃水果，她泡一杯清茶，果甜茶香，談今敘往，其樂融融。

楊先生一頭灰白的短髮，面容清癯，但精神矍鑠，記憶力驚人。多少往事，多少親朋好友，好像都沒有在她的記憶中淡去。她的視力也很好，閱讀不成任何問題。她只是有點耳背，聽人說話比較吃力。因此，鄭士生約我每次前來看望，總是帶着紙和筆，把想要說的話和請教的問題統統寫在紙上。這次，也許是因為來客比較多的緣故吧，她戴上了平時不大情願使用的助聽器，這就不再需要「筆談」，帶來的紙張也就派不上用場。

楊先生生於1911年7月17日。她說，在時間上，她同英國小說家薩克雷有不少相近之處。為眾多讀者所知的，楊先生是以翻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名作《堂吉珂德》出名的翻譯家，其實她對英國古典文學有更深湛的研究，對薩克雷、狄更斯等19世紀的英國小說家尤為熟悉。薩克雷生於1811年7月18日，年數早她整整100年，只是日期晚她一天。她的入學、結婚和從業年齡同薩克雷也頗相近。談過這些有趣的細節，她話鋒一轉道，薩克雷逝世於1863年12月24日，只活了52歲，「我比他長壽，只不知歸去的日期是否會相近」。她這句近似黑色幽默的話語，令在場的人不知如何應答。同錢先生一樣，她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只重今生，不信來世，也從不忌諱說「死」。十年前，她扛住失愛女和喪賢夫的巨大精神壓力，「投入全部心神」翻譯出版了柏拉圖討論生與死對談錄《斐多》。此後，她還撰寫過一篇專門談「死」的文章，將人生的真諦解釋得極為透闢。她對我們說：「我現在患有心衰。這個病有兩大好處，一是不傳染，二是死得乾脆，自

己不痛苦，也不麻煩。」這種豁達的人生態度，印證了她筆下的那些文字，令人不禁肅然起敬。

錢先生生前同楊先生達成共識，將他們的全部稿費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獎勵好學上進、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2001年9月，這筆基金啟動，據報道，總金額是72萬元。可是，近日有報道說，捐款金額是800多萬元。董衡巽就此請教楊先生。楊先生說，兩個數字都不算錯。前一個是設立獎學金之初的數字。因為他們兩人將著作版權也都捐出，估計現在總額將近一千萬。為什麼將版權也都捐出呢？楊先生說，她現在的退休金每月幾千元，根本用不完，「又不想做守財奴，還要那些版權做什麼」。「不做守財奴」這句話，使人不由想起錢先生生前說的那句話：「我姓錢就夠了，還用喜歡錢麼？」可敬的錢楊兩先生，處世為人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楊先生捐出稿費和版權後，還計劃將一些收藏捐出去。有一次，我們向她請教客廳西牆上懸掛的那幅篆體條幅的來由。她說，那是晚清金石學家兼書法家吳大澂的親筆。說到這裡，她從書櫃中拿出一方石硯。硯台不大，看上去很普通。她說，這方石硯的題款也出自吳大澂之手，她一直珍藏着。而就在她打開石硯的盒子時，我發現裡邊壓着一張白紙條，上面寫着：此硯為張之洞所用，捐給國家博物館。一行端莊清麗的小字，分明是她老人家的親筆。這方硯台的詳細來歷，我沒有來得及詢問。這也許是她收藏的最珍貴的文物，已準備好在身後捐獻給國家。

老人家為人慷慨，但自奉甚儉。一次，她發現我帶來用作筆談的紙張是完好的尚未用過的白紙，就堅決不讓用，而要我用她放在茶几上的發黃的舊紙。那是一疊她使用過的草稿紙，翻過來面整整齊齊地釘在一起。她說，讀書人應該愛惜紙和筆。她的教誨令我汗顏，永銘於心。她這次同我們四人晤談，穿着老式的短袖上衣和洗得有點發白的藍布長褲，還有一雙現在市面上難得一見的老式黑涼鞋。她說：「這都是20多年前置買的，當時挺時髦，後來落伍了，現在我覺得又很時髦，舊物重用，根本不需要添置新的。」她說這話時，我不由再把客廳掃一眼，看到的是簡陋的水泥地板，油漆有點剝落的辦公桌，三十多年前鋪設的布泥地板，還有那幾近要成為古董的鏽蝕斑斑的鐵窗櫺。這一切，都在默默無聲地展示着這位百歲老人的心境和追求。

楊先生長壽，與她的心境有關，也與她堅持活動有關。她過去堅持每天下樓散步。現在，下樓不便，她就在室內走走。她還堅持練字，用她的話說，「寫字時全神貫注，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她說，身子練得硬了，「骨頭好像也硬了」，跌了幾次跤，都沒有出問題。她邊說邊撿起褲腿，指着一道青紫色的傷痕說，前天晚上蹲在地上找東西，腿一扭，又摔一跤，但仍沒什麼大問題。我們勸她小心點，有些事讓保姆幫助做。她說，夜深了，不忍心喚醒保姆。她這樣

的年紀，還是處處為年輕人着想。

楊先生現在的作息時間，大抵是晚上一點半左右上床，早晨六點半起床，中午休息兩小時。她笑稱：「已近似當年毛澤東主席的生活習慣了。」何以晚上休息得那麼晚呢？她說，有時讀書，有時寫作。她在讀什麼書呢？有一次，我隨她走進臥室，看到床前的沙發上放着一些報刊，還有任鴻雋和陳衡哲合著的《家書》及一些史書。這些顯然是她臨睡前的讀物。寫什麼呢？錢先生留下的大量手稿，她已經整理完畢並出版。她強忍辛酸撰寫的一家三口人昔日生活的《我們仨》和《我們的錢瑗》，也早已出版。那麼，她還在寫什麼？幾個月前，我看到她臥室的那張書桌上擺放着一摞稿紙，最上面的一張寫滿蠅頭小字。我即隨口問這是什麼書稿。她沒有責怪我的唐突，而是像小孩子一樣眨巴一下眼睛說：「暫時不能說。」

豈料，這一次，她卻主動向我們四人爆料說，她在寫一部長篇小說，現已接近殺青，也許明年可以出版。她透露，小說是她1988年出版的描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說《洗澡》的續篇，暫定名為《學習圖書館學》。乍一聽，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篇學術論文。還是薛鴻時悟性高，認定是繼續演繹女青年姚宓的故事。我於是恍然大悟：《洗澡》中的姚宓是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室管理員。「三反」運動結束後，領導決定把她調到一家圖書館，先「脫產兩年，學習專業」。《洗澡》到此戛然而止，以後就要看她學習圖書館學的結果了。

開聽楊先生又完成一部長篇小說，我們四人不由面面相覷，感佩有加。一位百歲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本該頤養天年。可是，她還堅持爬格子，還在不停地奮鬥。這是為什麼？她從不光陰虛度，總以為寫作為人生最大樂事，總想為後人盡量多留下一點精神遺產。她英文寫作使用打字機，中文寫作則一直用手寫。她寫作從來都是非常認真，不是一揮而就，而是寫完再改，邊改邊磨抄一遍。如此，寫作一部長篇，她該付出多少辛勞，也就可想而知了。

楊先生年及期頹，頭腦還是那麼清楚，談鋒還是那麼強健，筆下還是那麼波瀾橫生。我們從中領略了她的睿智和堅韌，更領略了她的學者風範和人格魅力。兩個多小時過去，百歲回首話不盡，相約重聚茶壽時。



■本文作者近期與楊絳（右）的合影。 作者提供圖片

■高秋福

來鴻

■翁秀美

濕之韻

極喜歡一個「濕」字，《現代漢語》裡解釋為：沾了水的或顯出含水量多的。濕，總與水有關，大千世界，濕之美無處不在，清婉芬芳，韻味無限。

犁鋤翻起的泥土是濕的，有一種溫軟沉醉的芳香；細雨包裹的村莊是濕的，現出生動鮮活的姿態。古井壁，老牆根，青苔點點，莖葉搖搖，濕潤中尤覺養眼；細雨濕流光，草尖上的水珠兒或隱或現，在王國維看來有「攝春草之魂」的美。而桂華流瓦則展示出涓涓月光之下，脊瓦如洗，晶瑩剔透。

濕，飽滿而豐富，近水植物總是豐美而茂盛，水中杉樹筆直挺拔，出水荷含珠帶露，亭亭玉立，鮮亮無比。花草樹木，從根到枝，幼芽、嫩苞、葉片，甚至每一莖脈絡裡都充滿了津液與旺盛的生命力，褐色的老樹枝頭永遠跳盪着青嫩芽兒，在交替的歲月裡彼此相依。

江南，因為水的浸潤，添了溫柔清雅，船兒睡在水上，櫓從水裡濕淋淋的上來，搖活了村莊。埠邊女子皓腕如雪，臨水漿洗，碎、碎！青石板濕了，棒槌濺起的水珠將女子臉龐也打濕了，光韻流動，整個一幅美不勝收的水墨畫，水光瀲灩中，彷彿重現《詩經》時代，水鳥關關地唱，佳人輕輕地笑，君子癡癡地望，發生在水邊的一場相思，濕了千年的愛情紙。

杜甫看畫時說，元氣淋漓噴瀟瀟。這種濕，是一種觸覺印象，由視覺喚起，唐人書畫重於與酣墨飽，流傳至今的好詩好畫好文章亦是如此，須得先淋濕了讀者的心，牽起情感的動盪，方能引起精神上的相契與共鳴。李清照晚年南渡詞《永遇樂》，深沉悲涼，百年後，南宋末年愛國詞人劉辰翁《永遇樂》詞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可見李清照此詞感染力之強。

吳冠中油畫《老牆》，畫的是房屋的山牆，原本白色的壁上佈滿滄桑的顏色，那是歲月的印跡，老牆的皮剝蝕了，露出一塊塊的磚，承受着風吹雨打，歷經滄桑而依然矗立，傲視着光陰。我見過這般的牆，在周莊的一處民居，剛下過雨，牆的年紀很老了，斑斑駁駁，似乎可聽到它的喘息，卻有一種獨特的力量與美，牆頭細草茂盛，牆面籐蘿攀延，牆如一位日薄西山的老者，不遺餘力用濕潤的身體滋養着新的生命，給它們溫暖和依靠。

徽州明清時候的老宅子，厚重的大門，圓粗的門環，高高的門檻，走進去，空氣裡的濕潤味道立即瀰開來，歲月的濕度慢慢從每個角落立起生發，似乎有了這濕，宅子的年紀又增大了些，曾經發生在這裡的故事漸次鋪展開來，有了活氣，讓人們長久駐足，遐思冥想，恍然間飛越時光，回到老宅的青春歲月，聆聽書房朗朗的書聲，欣賞院角邊紫藤的顏色，牆上懸掛的老樞畫像，當初該是多麼美妙清純的閨中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能得見門窗賜與的一方天光，良辰美景，似水流年，淚濕了多少，心濕了多久，雕花椅知道，美人靠知道，屋簷滴下的雨，便是懷念的淚，老宅用沉靜溫潤的方式，向每一個來訪者無聲的講述着屬於它的前世今生。

濕，似清淺卻豐盈，蘊含着生命的美，傳承的美，力量的美，靜謐的美，它使時光濕潤如詩，鮮妍似畫，任滄海化作桑田，流年散為塵灰，在歲月的泥土一層層覆蓋之下，我們觸摸到的依然是以濕潤生動的文字、圖片、實物傳遞而來的無上之美，青翠欲滴，光華流轉，個個韻味醇久綿長，沁人肺腑。

文化觀察

■文：馮磊

退稿信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的一個同窗興沖沖地拿着一封信跑回我們宿舍。在雙人床上，我們圍觀了這封普通信函：「小葛同學，來信收到。你的關於費馬定理的論文我已經看到。您想，如果費馬定理這麼容易被證明，那不是太簡單了嗎？」

這封短信的最後，落款為蘇步青。

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數學成績極好，曾費盡心思去研究費馬大定理的證明問題。之後寫了幾十頁的論文，寄給了蘇教授。然後，有了蘇的這封回信。

蘇步青不因為自己年高德劭而忽略一個熱愛數學的中學生，即使在他看來是十分幼稚的舉動，也沒有忘記回信予以鼓勵。這種做法，我的理解是在「保存革命的種子」。——很可惜的是，我的同學後來並沒有將他的愛好繼續下去。

有投稿的，就必然會有退稿的。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發表是件輕鬆和容易的事情。但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的歲月，編輯部裡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比比皆是。我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星星詩刊》的編輯在「編讀往來」裡回答過一個問題，有讀者問：「聽說你們的紙張是萬人坑，對嗎？」那位編輯怎麼回答的，因為時間久遠，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

紙張時代，寫作是一件苦差事。那時候沒有電腦，寫稿子必須靠手寫。我們本地的一個文學青年，跑到殘聯裡借來一摞稿紙，又買來複印紙，一次將自己的稿件複寫三十張。然後，按照地址一份份投出去。這份工作，看起來非常荒謬，但，竟然也有小報五塊、十塊的稿費匯過來。之後，某一天，這位仁兄拆開一封遠方來信。信上字跡龍飛鳳舞，內容如下：「大作拜讀，完璧歸趙」；接着，編輯寫了幾句讓人吃驚的話：「你的稿子我不要看，不要看！」

後來我想，編輯大概是被這種一稿多投的把戲給惹惱了。

知名作家們也都有過類似的遭遇。俄國作家納博科夫把自己寫好的《洛麗塔》交給一位出版商，後者在退稿信裡寫道：「作者實在應該把他的想法都告訴他的心理醫生（他也可能真的說了）……這裡面有些段落寫得不錯，但是會讓人吐到爬不起來，即使是比佛洛伊德還開放的傢伙也會受不了……這整本書從頭到尾都沉溺在一種墮落的氛圍裡面……作者常常寫着寫着就陷入了一種像精神病一樣的白日夢，情節也跟着混亂了起來。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這作者居然還想找人出版這本書？我現在實在找不到出版這本書的理由。我建議不如把這本書用石頭埋起來，一千年後再找人出版。」

至於福克納，似乎也是一個不走運的投稿者。他的《聖堂》被退稿時，審稿編輯竟然發出如此感歎：「這本書（不能出版），否則我們只好相約牢裡見了」。普魯斯特的《在斯萬家那邊》遭遇退稿時，編輯冷嘲熱諷地說，「乖乖，我從頭頁以上的部分可能都已經死掉了，所以我絞盡腦汁也想不通一個男子漢會需要用到三十頁的篇幅來描寫他入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輾轉反側。」

很幸運的是，這些作品最後都得以問世，成為具有影響力的經典作品。

現在看來，作為一個作者，確實得有強大的內心。否則，納博科夫、福克納們，早就死在編輯的字紙窠這個「萬人坑」裡了。

寫到這裡，我想也應該向那些優秀的審稿者致敬，他們不辭勞苦，從紙堆裡發掘出一篇篇有趣的文字。這些辛勤的裱糊匠們，其實和福克納們一樣了不起。

■文：青絲

識人七法

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天下的讀書人就成了一個樣子，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如何從中發掘出有賢德才能的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人選拔人才，比較直觀的方法是聽其言、觀其行、察其色、辨其德。但是，一些深奸巨猾之輩，狡詐虛偽，也非常善於掩飾自己。如漢代的王莽，三國時期的司馬懿，都是演技高超、善於掩飾事實真相的高手，要想從種種表象中洞悉一切，就需要有敏銳的眼光，以及觀察入微的識別本領。

諸葛亮在其著述裡有個「識人七法」，介紹了七種識別和拔擢人才的方法，教導人們通過一些微小的細節看清一個人的本質，其中亦頗有精到之處，可謂知人有術。其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乃是提出一些問題，看被考察的人是否能明辨其中的曲直對錯與得失，目的在於考察其人的是非觀和為人行事的準則。三國時，東吳國主孫皓問大臣諸葛亮：「卿字仲思，為何所思？」諸葛亮答道：「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孫皓很賞識諸葛亮的這番回答，重用了他。後來東吳為晉所滅，諸葛亮也從此歸隱故里，終身不仕晉。

其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與之就一個問題進行討論，看他見識時通變，能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合宜的措施應對，還是見風使舵，以適應自己的需要。西晉時期，嵇康評價趙至：「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認為他的眼睛黑白分明，像是戰國時坑殺趙國四十萬降卒的秦國名將白起，氣量太過偏狹。趙至說：「尺表能夠精確地測出日影，竹管能夠很好地校訂音律。我氣量雖小，但無妨學問之大。」嵇康聽了也深以為然。後來，趙至果然成為著名的良吏。

其三「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向考察的人諮詢計謀，看他是否具有長遠的眼光和卓越的見識。三國時期，曹軍奪取荊州後，謀士裴潛來投，曹操問他：「你曾經與劉備同在荊州共事，你認為劉備的才幹如何？」裴潛說：「劉備沒有治國安民的雄韜大略，只能為亂一方，如果能夠乘機守險，足為一方之主。」曹操任用裴潛為丞相府軍參謀。後來，事實果然證明了裴潛對劉備的評價非常到位準確。

其四「告之以難而觀其勇」，告之將要面臨的危難，看他究竟如何表現。南宋之初，有人向宋高宗進諫言，說抗金領袖張俊有反心，秦檜也故意散佈謠言，說皇帝要派使者賜死張俊。張俊的門生和下屬都哭着來告訴他。張俊說：「我如果真的有罪，自當一死以謝國家，有什麼可怕的？」不一會兒，皇帝派來的使者到了，原來是宋高宗已經知道張俊是被冤枉的，又

念他清廉赤貧，特派使者來賜給他三百兩黃金。

其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與之開懷暢飲，看他是否有節制能力，以及醉酒之後是什麼品行。東漢末年，袁紹不知下屬淳於瓊是一個貪杯濫飲的酒徒，任令他守衛烏巢糧倉，結果被曹操率軍夜襲，官渡之戰的態勢也就此被逆轉。不具知人善任之能的袁紹，失敗其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看他在他財物面前是如何表現，以此觀察他的志向和品行。東晉年間，祖約喜歡收集錢財，阮孚喜歡做草鞋，人們都不知道二人的品行誰高誰低。後來有人到祖家作客，祖約正在整理錢財，見有客至，措手不及的他下意識地擋住財物，神情顯得非常緊張惱怒。而有人到阮孚家裡作客，見他正在為收藏的木屐上蠟，一邊做一邊嘆息道：「不知道人的一生成穿幾雙鞋。」神情自若，毫不介意自己的藏品被人看到。兩人的品行也由此分出了高下。

其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看他是否能夠履行約定和兌現承諾。漢末時，華歆與王朗同船避難，途中有人想乘船，華歆顯得很為難。王朗問：「船上還很寬敞，為何不同意？」後來追兵將至，王朗又想把搭船的人趕下去，華歆說：「之前我猶豫是因為考慮到了這種情況，既然我們已經接納了他，又怎能因為事態緊急而將他捨棄呢？」後世之人也因此事，給予了華歆和王朗不同的評價。

「識人七法」雖然只是約略論述，未得全貌，與現代的用人觀念也未必吻合。但是人的行為模式，與其內心本質，確實是存在客觀對應的，因而這種通過現象看本質的方式，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同樣值得借鑒。



諸葛亮 網上圖片